

韩玉奎 著

山
水
游
记
探
美

中国旅游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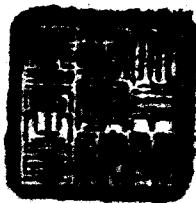
山水游记探美

韩 玉 奎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20494



中国旅游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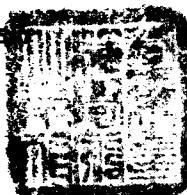
1120494

封面题签：李尔重
装帧设计：江皓
责任编辑：李泽儒

山水游记探美
韩玉奎著

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长安街6号)
北京大都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5.75 字数：130千
1987年8月第一版 1987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5000册
统一书号：10179·871 定价：1.25
ISBN 7-5032-0005-7/I·5



序

随着旅游事业的蓬勃发展，山水游记的写作出现了繁荣景象，这就需要游记研究的工作跟上去，以促进游记的写作，使它更好地为发展社会主义的旅游事业服务，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从这点上来说，韩玉奎同志的《山水游记探美》一书的出版，是适时的，是有积极意义的。

旅游是一种文化活动，可以涵养精神，增加知识，扩大心胸。司马迁南探禹穴，北览幽燕，西及秦陇，考察了民情与地理之实际，参对史料，才写成《史记》；郦道元考察了山川的实况，才写出了《水经注》；李白周游秦陇巴越、齐鲁吴会，自谓“其为文乃壮”。中国最有名、以毕生精力观览名山胜境、写成长篇游记的是徐霞客。其他短篇记游的文字，不胜枚举，如《滕王阁序》、《岳阳楼记》、《喜雨亭记》、《赤壁赋》、《浪游记快》等文章，至今仍是脍炙人口、状物形神、物我混一、启迪精神、予人美感的佳作。对它们进行深入的研究，从中吸取有益的东西，无疑可以促进现代游记的写作。

旅游事业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精神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爱祖国、爱自然、爱自然之美，必养成爱山水花鸟树木之美德。资本主义的发展，为追求少数人的利益，大量地、严重地破坏了生态平衡和大自然美，也使人受到日益增多的惩罚。社会主义应该以此为戒，不蹈资本主义已走过的覆辙。但，这方面的工作和教育，还是很不够的，自然生态

的破坏还在发展，这是由于我们的重视不够，对自己要求不严，对人民教育不力，没有上下统一地树起一个爱护自然生态的思想与道德。

为了游览，建设一些亭台楼阁，修理若干古迹，是必要的；但这些修得再多，也代替不了大自然给予的美。我们祖国幅员广大，自然美的景观甚多，破坏得也很厉害。峨眉山顶的冷杉林濒于死灭，泰山顶上的松树也损失不少，华山上仅有的几棵树，也处于危难之中，嵩阳书院的汉柏，若不加保护，也有死亡的危险，武汉的东湖、南湖、马沧湖、后湖、沙湖都快成了臭水坑，亮子湖也在污染。至于祖先留下来的文物之破损，更不必说了。造成这种后果，有战争的原因，但更大的原因是在建设发展中，只顾眼前方便，不顾未来的恶果，未注意给人民爱护自然景观的道德教育，没有好好地规划自然景观的保护与建设。

资本主义旅游业之发展，一是靠若干景点景物宜人，这一点，我们应该超过他们，因为我们有这种天赐的条件；一是靠妓女、赌场、夜总会，这种方法，我们不能用。我们应该从社会主义中国的实际出发，发展社会主义的旅游事业。这，还需要做出大力的研究和艰苦的实践。要学外国的好经验，结合中国的实际，沿着社会主义方向，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旅游事业。

旅游事业新的更大的发展，造福人民的同时，就为游记的写作提供了更丰富的素材，如果游记写作理论的研究又能很好地指导写作实践，那么，游记这朵艺苑中的奇葩，将会开得更鲜艳。

李尔重

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1

DD34/105

目 录

序	I
山水游记源流概说	1
山水游记文体辨析	28
山水游记的审美特征	36
山水游记的意境美	46
山水游记的语言美	71
山水游记的结构美	84
山水游记名篇赏析	96
画的长廊 情的潜流	96
——读柳宗元《永州八记》	
附《永州八记》原文	
惜墨如金 以少胜多	105
——读苏轼《记承天寺夜游》	
附《记承天寺夜游》原文	
阐述哲理 跋径新辟	110
——读王安石《游褒禅山记》	
附《游褒禅山记》原文	
潇洒自如 别具一格	116
——读陆游《入蜀记》二则	
附《入蜀记》二则原文	
生动逼真 一唱三叹	124

——读宋濂《游钟山记》	
附《游钟山记》原文	
清隽流畅 自然天成	133
——读袁宏道《满井游记》	
附《满井游记》原文	
造语新奇 绘声绘色	138
——读张岱《西湖七月半》	
附《西湖七月半》原文	
凿凿有權 惺惺如生	144
——读徐宏祖《游恒山日记》	
附《游恒山日记》原文	
清新灵巧 惟妙惟肖	150
——读袁枚《游黄山记》	
附《游黄山记》原文	
雅洁俊逸 匠心独具	157
——读姚鼐《登泰山记》	
附《登泰山记》原文	
简洁明快 翔实生动	162
——读鲁迅《辛亥游录》	
附《辛亥游录》原文	
轻快幽默 形神兼备	167
——读郭沫若《飞雪崖》	
附《飞雪崖》原文	
后 记	178

山水游记源流概说

属于写景抒情一类散文的山水游记，以它轻快的笔调、荟萃的语言、精巧的结构、深邃的意境、生动的记叙和描绘，展现作者亲见真闻的山川景物、名胜古迹、风土人情，并表达作者一定的思想感情和生活见解。一般说来，由于它篇幅短小，体式玲珑，手法灵活，内容清新，能给人以美的享受和有益的启迪，历来为人们喜闻乐见，被誉为散文传统中一支艳丽动人的艺术奇葩。

在我国，山水游记浩如烟海、成就卓著、源远流长。钱钟书先生曾说：“尝试论之，诗文之及山水者，始则陈其形势产品，如京都之赋，或喻诸心性德行，如山川之颂，未尝玩物审美。继乃山水依傍田园，若茑萝之施松柏，其趣明而未融，谢灵运《山居赋》所谓‘仲长（复姓，即仲长统）愿言’，‘应璩作书’，‘铜陵卓氏’，‘金谷（园）石子（石崇）’，皆‘徒形域之荟蔚（草木茂盛），惜事异于栖盘（隐居盘桓）’，即指此也。终则附庸蔚成大国，殆在东晋乎？袁崧《宜都记》一节足供标识：‘其迭崿（层岩）秀峰，奇构异形，固难以词叙。林木萧森，离离蔚蔚，乃在霞气之表，仰瞩俯映，弥习称佳。’（《水经注》卷三四《江水》引）游目赏心之致，前人抒写未曾。六法（绘图的六法）中山水一门于晋宋间应运突起，正亦斯情之流露，操术异而发兴同者。”（《管锥编·全后汉文八九》）“按前此模山范水之文，惟马第伯《封禅仪记》、鲍照《登大雷岸与妹

书》二篇跳出，其他辞、赋、书、志，佳处偶遭，可惋在碎，复苦板滞。吴之三书与郦道元《水经注》中写景各节，轻倩之笔为刻画之词，实柳宗元以下游记之具体而微。”

(《管锥篇·全梁文卷六〇》)周振甫先生在他的《文章例话》“模山范水”一节中，对钱钟书先生关于山水游记渊源的全面论述，作了生动具体的诠释，并在《古代散文中的山水记》(见《笔谈散文》一书)中指出，山水游记的渊源“要一直追到《尚书》中的《禹贡》跟富有神话故事的《山海经》”，但“从《禹贡》到《沟洫志》只能说是我国山水记的渊源，而不是真正的山水记。真正的山水记应该是起源于东汉而盛于南北朝。”有的认为“山水游记产生于南北朝时期”(见郑国铨、周文柏、陈传才编著《文学理论》，叶幼明、贝远辰选注《历代游记选》)，有的则认为山水游记的“源头在那些通过山川城邑、鸟兽草木的铺叙，以抒发情志的《楚辞》、《汉赋》的片断中。”(见门立功《山水游记探源》载《语文园地》1984年第一期)我们倾向于钱钟书、周振甫两先生的见解。因为它似乎更符合我国文学发展史的实际。魏晋以前，虽然自然景物的题材或作为背景借以烘托气氛，或作为陪衬以求强烈鲜明，或专写山水以比心性德行，只是抒情诗文的附庸，还没有成为文学作品的主要描写对象，但毕竟早与山水游记结下了“秦晋之缘”。尤其到了东汉，得到高度发展的文学艺术，“它表明中华民族进入发达的文明社会后，对世界的直接征服和胜利，这种胜利使文学和艺术也不断地要求全面地肯定、歌颂和玩味自己存在的自然环境、山岳、江川、宫殿房屋、百工百物以至各种动物对象。所有这些对象都作为人的生活的直接或间接的对象化存在于艺术中。人这时不是在其自身的精神世界中，而

完全融化在外在生活和环境世界中，在这种琳琅满目的对象化的世界中。”（李泽厚《美的历程》）最早的山水游记在这样的土壤和气候中诞生就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了。

最早的山水游记，当推后汉马第伯的《封禅仪记》。“记光武封泰山事，为古今杂记中奇伟之作”（《石遗室论文》）的《封禅仪记》，虽然并非专记游览山水，但它着意于山水景色的刻划则是十分明显的：

仰望天关，如从谷底仰望抗峰；其为高也，如视浮云；其峻也，石壁窅邃（状高远）如无道径。遥望其人，端（正）如行朽兀（无枝的枯木在动），或为白石或雪（指穿白衣），久之，白者移过树，乃知是人也。

（到了天关），仰视岩石松树，郁郁苍苍，若在云中。俯视溪谷，碌碌（状石多）不可见丈尺；遂至天门之下。仰视天门，突辽（状高远）如从穴中视天。直上七里，赖其羊肠逶迤（小道曲折），名曰环道，往往有炬索，可得而登也。两从者扶挟前人相牵，后人见前人履底，前人见后人顶，如画重累人矣，所谓磨胸捏石扪天地之难也。（引自周振甫《文章例话》）

在这里，作者用像在谷底空隙看望高峰，像在洞穴之中望天气，极言其地理形势之奇险；用好像仰视白云一样形容山的高峻，用好像没有道路可找一样，形容石壁的高远，用像无枝的枯木在移动，说明远望时白衣人的端正，用后面的人只能看到前面人的鞋底、前面的人只能看见后面人的头顶、前面后面的人好像重叠起来了一样，极言山的陡峻，等等，设喻清新、技法精巧，使山的高险景象、上山的惊骇场面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达。王太岳在《书〈高平行记〉后》一书中称这篇文章“幽夐廉削，时若不及柳氏，而宽博雅逸，自

然高妙，柳氏之文盖犹有不至焉。”即认为马第伯在刻画山水上不如柳宗元；但自然高妙，有柳宗元没有达到的地方。可见《封禅仪记》的成就是很高的。所以说，虽然它还没有像东晋以后的山水游记那样去鉴赏山水的自然美，但它确实开了山水游记之先河。

到了魏晋时期，社会形态发生了较大变异，中国前期封建社会正式揭幕。两汉经学崩溃，谶纬和经术垮台，代之而兴的是，门阀士族地主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以及作为这个世界观人生观理论形态的魏晋玄学。而玄学的盛行促进了人的觉醒与文的自觉。如果说最初这种自觉还只是表现为创作题材上从玄言诗到山水诗，这时的自然还只是门阀贵族外在游乐的对象，或者只是他们追求玄学的手段，并不与他们的生活、心境、意绪发生密切的关系，自然界实际并没能真正构成他们生活和抒发心情的一部分，自然在他们的艺术中只是徒供描绘、错彩镂金的僵化死物，缺乏个性与情感的话，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文人们对谈玄论道越来越感到空虚乏味，注意力便进一步由仙境转向自然界；加之当时政治腐败、改朝换代频繁带来的社会动荡，社会上层争夺砍杀、文人名士屡遭杀戮的残酷现实，更加引起一般文人对现实的不满、厌恶与恐惧；再加上文人与佛教徒交游之风日盛，出入深山古庙，游赏名川丽山，寄情山水，并竞相将所见、所闻、所感形诸笔墨，于是描写山川景物、名胜古迹、风土人情，且充满情感、有鲜明个性的山水游记，不再像东汉时那样寥若晨星，而是群星灿烂了。

这个时期的山水游记，首先应提到的，是慧远的《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序》。这篇游记不像《封禅仪记》那样采用移步换形、巧用比喻、着意刻划山水，而是采用先将所见景

色融贯于心，再分类描摹：山，“双阙对峙”、“重岩映带”、“峦阜周回”、“崇岩四营”；水，“清泉分流”、“渌渊镜净”等，写得很有立体感、群体感。而且作者描绘山水不再满足于仅仅再现山水，还结合写景来说理抒情。如文中说：“夫崖谷之间，会物无主，应不以情，而开兴引人，致深若此。岂不以虚明朗其照，闲邃笃其情耶！”由山水之美可以“开兴引人”的愉悦作用，进而想到这是由于心的“虚明朗照”，即心里没有什么牵挂才能领略山水之美。应该说这是对山水审美特征的深切认识。慧远结合写景来说理抒情，对于山水游记的写作来说又是一种新的写作手法。

晋宋之交的陶渊明，“宁固穷以济意，不委屈而累己。既轩冕之非荣，岂缊袍之为耻。诚谬会以取拙，且欣赏而归止。”他认识到了，不是外在的轩冕荣华，功名学问，而是内在的人格和不委屈以累己的生活，才是真正的人生道路。他毅然归耕田园，算是找到了生活快乐和心灵慰安的较为现实的途径。而他对人生感叹或政治忧伤，都在对自然和对农居的质朴的爱恋中得到了安息。从而，自然景物在他笔下，不再是作为哲理思辨或徒供观赏的对峙物，而成为他生活、兴趣的一部分。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非常普通的景物都充满了生命和情意，而且表现得自然、质朴、情真意深、平淡无华又盎然生意。陶渊明在他的《游斜川诗序》中说：“临长流，望曾城；鲂鲤跃鳞于将夕，水鸥乘和以翻飞。彼南阜者，名实旧矣，不复乃为嗟叹。若夫曾城，傍无依接，独秀中皋；遥想灵山，有爱嘉名。欣对不足，率尔赋诗。”周振甫先生在提及这段文字时指出：“这篇也写景，也抒情，而侧重在抒情方面。作者赞美曾城山，因为昆仑山有‘曾城九重’的说法。更重要的是它‘傍无依接，独秀中皋’，这里

不是有作者自比的含意吗？这样以抒情为主，可以说又是一种表现手法。”（见《古代散文中的山水记》，《笔谈散文》）这种见解是很中肯的。陶潜的山水游记似乎也客观地描摹自然，但实际上他对自然的描写已灌入了高度的人的主观品格，因而以“超然事外，平淡冲和”而创造了独特的艺术境界，为人所称道。

齐代陶宏景写的《答谢中书书》也是这个时期的佳作。文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高峰入云，清流见底。两岸石壁，五色交辉。青林翠竹，四时俱备。晓雾将歇，猿鸟乱鸣；夕日欲颓，沉鳞竞跃。”寥寥几笔，不仅写出了山峰之上白云缭绕，山谷流水清澈见底，石壁陡峭五色斑斓，林茂竹青四时不衰的景色，而且写出了朝雾将退，丽日将出之时，高猿长啸，百鸟争鸣，夕阳西下时，鱼儿跳跃砰然入水的声响。写得有静、有动、有声、有色，层次分明。《答谢中书书》文辞清丽，笔触细腻，在刻划描摹山水之精美上比上述各篇又有了发展。

刘宋时期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气势雄伟，技法娴熟，再现了建康（今南京）至江州（今九江）沿途景物的神奇风貌，被视为南朝山水文学中一篇奇文。它是这样写山的：“南则积山万状，负气争高。含霞饮景（阳光），参差代雄（山峰高低好像互相更替着逞雄称霸）。凌跨长陇，前后相属（连）。带天有匝（沿着天边绕一圈），横地无穷”；“西南望庐山，又特惊异。基（山脚）压江潮，峰与辰汉（星辰与天河）相接。上常积云霞，雕锦缛（褥）。若华（若神木之花）夕曜（照），岩泽气通。传明（散布日光）散彩，赫似绎天。左右青靄（云气），表里紫霄（峰名）。从岭而上，气尽金光。半山以下，纯为黛色。信（真）可以

神居帝都（天都），镇（守）控（制）湘（江）汉（水）者也。”真是千姿百态，峰嵘奇特。不仅如此，在作者笔下，群峰居然“负气争高、含霞饮景、参差代雄”。在这里，鲍照不仅赋予高山峻岭以飞动的气势，还赋予它们以人的性格，使它们充塞于天地之间，而又怒起争胜，向你迎面扑来，何等威武雄壮。这篇文章写水也有特色：“其中腾波触天，高浪灌日，吞吐百川，写泄万壑。轻烟不流，华鼎振湝（tā水溢）。弱草朱（干）靡（披靡），洪涟陇蹙。散涣（崩散）长（常）惊（惊恐），电透箭疾（异常之快）。穹溘（高浪）崩聚，坻飞岭覆。回沫冠山，奔涛空谷。”写那翻腾咆哮的巨浪，上能滔天蔽日，下则侵吞万水千山，何等的壮观！烟雾笼罩，金鼎像水珠滚动，比喻又是何等别致！洪波冲倒了岸边的细草，又向田垅逼进；波浪突然崩碎飞散，如闪电快箭，令人惊叹；一座座巨浪，一会儿抱成一团，一会儿又跌得粉碎，简直可以把河岸冲走，叫山岭倾覆；撞击退回的水沫盖满了山顶，呼呼奔腾的波涛洗空了山谷。语言凝炼，形象逼真传神，表现了高超的想象力和高度的艺术概括力。《登大雷岸与妹书》以它的潇洒自如、俊峭飘逸，表现了鲍照极强的审美能力。他不仅善于发现，并捕捉自然景物中的美，更擅长于创造、表现这种美。鲍照把长江沿岸的山川景物，完全置于自己的感受之中，体物写貌不仅力求形似，更着意追求神肖。他赋予山川景物以灵魂，使它们成为有生命、有活力、有感情、有个性的艺术形象。鲍照心境中的庐山，更像一位才貌出众的侠女，她不仅有飘飘欲仙的妩媚姿色，还有镇控湘江汉水的神奇力量。一篇山水游记，能以激越奔放的感情，峻健惊挺的文笔，饱蘸浓墨重彩，点染云烟，着意山水，酣畅淋漓地极尽自然景物的雄姿妍态，这在

当时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创举。所以，吴汝纶在评论这篇文章时说：“奇崛惊绝，前无此体，明远则为之。”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决不只是普通的一封家书，它实在是一篇在我国山水游记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佳作。鲍照对我国山水游记的发展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

梁代吴均写有《与施从事书》、《与顾章书》、《与朱元思书》等书信体山水游记。这些文章就总的风格而言，不像鲍照那样雄伟奇丽而是比较清丽和细致。吴均没有鲍照的悲凉心声，更多的是豁达与欢愉。《与朱元思书》是吴均山水游记的代表作。这篇描绘富春江景色的佳作如下：“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随着水流）飘荡，任意东西。自富阳（县名）至桐庐（县名），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水皆缥碧（青绿色），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夹岸高山，皆生寒树（阴森清冷的树林）。负势竞上，互相轩邈（争着向上，争着远伸），争高直指，千百成峰。泉水激石，泠泠作响；好鸟相鸣，嘤嘤成韵。蝉则千啭不穷，猿则百叫无绝。鸢（yuan猛禽）飞戾（至）天者，望峰息心（止息竟进之心）；经纶世务者（善于规划政治事物的人），窥谷忘返。横柯上蔽，在昼犹昏；疏条交映，有时见日。”入笔写清秋季节自然景色的广阔无垠、行踪所至以及富春江“奇山异水，天下独绝”的概貌。接着写视觉所见：江水清澈透明，奇异多姿；山峰高峻险要，高远连绵。水异山奇，林秀木青，交相辉映。继而写听觉所闻：水流泠泠，鸟叫嘤嘤，清脆入耳；寒蝉千啭，高猿百叫，美妙多端。再抒发感受：热衷功名利禄者，看到这奇丽风光也会厌弃世俗而崇尚自然。最后，补笔写景，又增余味。全篇文字简约丰实，清丽雅致，句式错落，手法灵活，

状物入微，也是影响深远的佳作。

这个时期的山水游记还有谢灵运的《游名山志》、祖鸿勋的《与阳休之书》等，但成就不如鲍照和吴均。清人刘师培在《耀采篇第四》中曾说：“赵至入关之作，鲍照大雷之篇，叔庠（吴均的字）擢秀于桐庐，土龙（陆机的字）吐奇于鄮县，游记之正宗也。”这番话是颇有见地的。

北魏出现了郦道元的山水游记巨著《水经注》。这部为《水经》作注，长达四十卷三十万言，记载大小1251条河流源流变迁，历述沿途风土人情、经济生活、前代史迹，描绘壮丽山川的专著，不仅是一部有独特价值的科学著作，也是一部优秀的山水游记。刘熙载在《艺概》中曾说：“郦道元叙山水，峻洁层奄有《楚辞·山鬼》、《招隐士》胜境。柳柳州游记，此其先导耶。”如此评价《水经注》并非言过其实。因为《水经注》吸收了从《山海经》到《史记·河渠书》的优点，又吸收了从东汉到南北朝山水游记的长处，既有《山海经》的瑰丽，又有《河渠书》的深厚、南北朝山水游记的精美。内容丰富多彩，表现手法也不一而足：既有移步换形的具体描绘，又有特写式的分类描写，并且二者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如《水经注》卷三四《江水注》之二中有段写三峡的文字：“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至于夏水襄陵，沿溯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长江三峡的山势水色，冬夏晴晦，在郦道元笔下动静相兼、有声有色，虽短短

百余字，可以与长幅巨轴一较长短。《水经注》卷四《河水注》之四是这样写黄河的：“砥柱（在三门峡附近黄河中），山名也。昔禹治洪水，山陵当水者凿之，故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过，山见（出现）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也。三穿（水的三条通道既决），水流疏分，指状表目（依形命山），亦谓之为三门矣……自砥柱以下，五户以上，其间百二十里河中竦石杰出，势连襄陆，盖亦禹凿以通河，疑此‘阙流’（阙堵河流）也。其山虽辟，尚概湍流，激石云回（水流冲击石头，翻成奇幻的云朵般的形状），澴波怒溢，合有十九滩，水流迅急，势同三峡，破舟害船，自古叫患。”郦道元笔下的黄河三门峡滩多水急，危害商旅，令人惊心动魄。很明显，这里溶铸了他的经历和感受。也正因为如此，考水观山一生不懈的郦道元，极善于捕捉、表现山山水水的特点。无论是写恣肆汪洋、乱石崩云、惊涛拍岸的长江风貌，还是写浩淼跌宕、汹涌澎湃、一倾万里的黄河，都既贴切传神，又优美流畅。应该说，郦道元的《水经注》在我国山水游记的发展史上有承前启后的重大作用。因而，只把它视为科学著作，不承认它是山水游记是不恰当的。

唐代历史揭开了中国古代最为灿烂夺目的篇章。数百年分裂与内战的结束，均田制的普遍施行，唐帝国在政治、财政、军事上的强盛，大大促进了文化艺术的发展，山水游记也出现了新的繁荣。王勃的《游冀州韩家园记》、白居易的《三游洞记》、元结的《右溪记》、柳宗元的《永州八记》等都是有名的山水游记佳作。唐代山水游记空前的繁荣局面的出现，元结起了承前启后的桥梁作用，而稳固提高的奠基人则是柳宗元。

元结的山水游记，一般都短小精悍。在形式上它摆脱了